

她·阅读 我想起一个叫李清照的词人，在岁月无痕的

藕花深处争渡。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如她皮

肤上的褶皱一样越来越深了，但她的词却

有超越生命的意义静立在时间的远方。我

能感觉到她臃肿松散的独坐，整整一个世纪的

历史落差流宕在她生命的正面和背面，她的内

涵在于展示了与物质完全不能等值的亘古

与深邃。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不该

闲置了你的才情。

今世今生

葛水平
著

她·阅读

今世今生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世今生/葛水平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39 - 4081 - 1

I. 今… II. 葛… III. 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9107 号

今世今生

著 者 葛水平

责任编辑 斯 日

责任校对 张 莉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125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081 - 1

定 价 25.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今生的爱

- 003 上善若水
- 006 我们家的乡下男人
- 013 一路都是春水
- 016 泛着水波的回忆
- 020 脱尽生命年节的二胡
- 023 说书盲人
- 027 驴是兄弟
- 031 消释了的时间
- 034 民歌，最先绿过来的春天
- 038 山中的孩子
- 042 云在青天水在地
- 047 内窑黄昏
- 051 好生活着
- 055 面，是由花朵历经季候修成的正果
- 059 赵树理永远是一个高度
- 062 我走过时间，我走过山河

今生的孤独

- 069 鱼缸上烧制出的瓷梅
- 072 当一个人傍晚出去散步
- 075 在寺庙的阳光下微笑
- 079 在城乡间漂泊
- 082 灞桥柳青已成梦
- 086 它给我的孤独开启了一扇窗户
- 089 罗文的歌飘过来
- 093 窗外有雪痕
——写给爱人
- 097 宛转蛾眉马前死
- 103 黄铜小号
- 106 日本鬼子，你要我怎么开口
- 110 流动的生命
——莱昂《冰河·急流》
- 113 金色的尘埃
- 117 吃稀罕
- 122 缘，需要一颗善心来恩养
- 125 死亡的最后方式

今生的旅行

- 129 行走在西藏
- 150 石头上的生命岁月
- 157 一部被黄沙淹去的史籍
- 161 玄境
- 165 大美难言
- 170 到精神领地中行走
- 175 美丽得遥远
- 179 九寨，九寨
- 182 板山出月
- 185 终究不是人家
- 189 隋唐的一个注释
- 193 奇境去外
- 197 走不近的沧桑

今生的无奈

- 203 云鬓
- 207 金莲
- 211 女红
- 214 胭脂
- 217 生命最后的舞蹈
- 223 荷式的超尘
- 228 只能使怀古之心愈重
- 232 在历史龌龊的背景下
- 236 草泽医人傅山
- 240 踮不过那条河
- 245 热闹中的荒谬
- 250 白云生处
- 253 飘摇的南宋与岳飞之死

今生的热闹

- 261 一篇尘封的日记
- 266 农民的本分
- 270 1955 年的玉米
- 274 作家，没有席位的发言
- 277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作家不要稿费
- 281 我们的规划
- 285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歌
- 289 香从臭中来
- 292 社会生活老经验
- 296 希望开展讨论
- 300 毛泽东著作的活学活用
- 304 劳动为了啥
- 306 榜样的力量
- 308 我们的脸上统一挂着一张嘴
- 313 偶得

今生的爱

上善若水

听《二泉映月》一定要在黄昏时分。琴弓的马尾吃住了夕阳最后的光芒，晚风习习，这时候你可以来闻，青草的香透窗而来，这时候你要坐下来静静地摆弄出一个姿势来听，映月的泉子——水，把满月的金黄锯开一个回环的小缝儿，听觉、悟觉，款款地把一段旧事流连忘返的往事牵扯出来，从树影斑斑的暗处淌出，在寂寞阳光深处，在波折动移的阐释之外打通你生命所有的孔窍，你抬起头时，大地已在眼睛的迷梦中白茫茫一片，你会感觉到其中闪亮着人间好景——月下泉音。

这是华彦钧先生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最好的礼物。这位潦倒的流浪艺人把他身上具备的最后力量涌现在琴弓的马尾上。我看到了丘陵和山岗，看到泉水流经时溅湿了我的思想，而华彦钧先生关于他对——光明月色的向往——正拖着一尾素泉一粼一粼地向我涌来。

现在没有多少人能知道华彦钧先生，只知道瞎子阿炳。五十多

年来，凡是演奏过他的作品，听说过他的人，都无法将他忘记，对他的思念几乎成了一种迈不过去的遥远。他与我们站成了一个遥远的距离，不仅是时空的，还有心里的，包括他凄婉的爱情。

华彦钧，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对他的尊称。他的俗名叫阿炳，因为双眼枯萎，人们又叫他瞎子阿炳。他的眼睛看不到阳光，由赤红褪成淡金了，偶或云色水气轻浅淡薄时也感觉不到天穹明净高远了，绵密的时间从他眼前划过时，凉意渐生，秋凉叶黄，冬雪凌乱，沉潜于被岁月流失的缤纷世间下，他的心在遍地霉朽腐烂的土地上居然长出了茎状的芽苞，是为了道出他深藏心声的对“命”的赌博吗？

他赌生。

也赌死。

更主要的是赌一口饭吃。

他活着时知音难觅，临梢末了遇到了一个知音——杨荫浏教授。他死后知音遍布天下。所以说知音不在多，一个足矣。杨荫浏是在建国初期为抢救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寻访阿炳的。阿炳在一个黄昏演奏了乐器二胡，以他当时的演奏肯定不如现在的音乐人演奏得好，但是他有一种朴雅的气韵，一种无言的召唤，他在撞击杨荫浏心灵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命运叹息和落泪。他不知道杨荫浏的心“此刻”已经碎了。阿炳望着杨荫浏，杨荫浏看到的是一张嵌在稀疏的头发下边的脸。那是一张坚硬的存在着脸啊，两只眼睛犹如苍凉的两潭死水，却有着一股渺小的不言而喻的气势。杨荫浏说，此曲只应天上有！阿炳张了张嘴，幸福刹那就溢满了瞎子的眼窝。阿炳说，我这个曲儿还没有名。杨荫浏想了想说，就叫“二泉映月”吧。阿炳感叹了一声：遇到神仙了！

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和生活中最坚实的部分是从道观起始，令他魂牵梦绕而又无以为继，也成就了他生命的辉煌和生命的危途。他跪在干瘪的玉皇像前，张着空洞的眼，他听到呜咽的风穿过厅堂，一些散板乐段，拖着长音飘来，他读出了一股很浓的味儿，是音乐的味儿，他从此和庄周一样化蝶了。阿炳，何等规模的一个落魄道人啊，当他把二胡吊挂在自己的胸腔时，他深凹下的眼睛就明澈了，而引领他的那个女人，一位平常的“雅”人，在惠山的小桥上，混沌中的风景是让人惊艳的。

我是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景致，一男一女，臃肿和消瘦，弦子和琵琶，穿过风声雨雾走近来，我恍然、寒意，还有小小的惊悸，恨不真切是当时。一个往极致里推的景啊，景啊，“自有定数，何待再说”！

这世界上真的是有神仙？假如说真有神仙谁敢说阿炳不是神仙！此曲只应天上有啊。我的一位女友说：“这一辈子最想嫁的人就是阿炳，陪他走过磨难多端时光，在他用生命悟出来的音乐中幸福到死。”我最初理解她时我以为她是作秀，现在，当我明白了什么叫惊世绝唱时，我同时也明白了什么叫惊世绝想。

惠山的泉啊，不碍不滞，向死而生，他以肉体在人间极为短暂的旅行中完成对爱如此细腻、温情而深切的体验；他内心存在着怜悯和大痛，一切都化成了联翩而至、跳跃闪烁的意象——并散发出了悠长绵密的醇香。难怪小泽征尔要跪下来听。老子曰：“上善若水。”难怪杨荫浏先生要赋予它泉的灵性。泉不落水相，在月亮的晚上跳泼着银的光芒，像一个宽阔的胸膛，将世间美好的亮聚集到一起，运化，运化，运化。

我惊骇我在《二泉映月》中已经深陷得太久，太久，太久了。

我们家的乡下男人

这不是臆想，我一直感觉在某一个黄昏或上午，父亲会背着一个帆布行囊远足而来，会用他憨厚的影子堵住我正门的光线，那时有一个很不能概括的念想：“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进城来了。”

这时，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当时的时间形貌，居然有那么几分近而远的缘由，但我明白，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是永远住在乡下了。

这是父亲一周年的忌日。崖畔上横断着一枝亮黄的迎春花，春天的植被像世界地图一般，散淡地铺设在崖的周围，崖下的土窑内是父亲的家，阳光直截了当地照进洞内，那一口红玫瑰花色的棺木横放着，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被装殓在里面平躺着，成为一个戛然而止、无法再继续坐起来或站起来的存在。无往而不胜的岁月，一个完好如初的空间，他一生的里程，搁浅在了这个大匣子里。我跪卧在地上，点燃一堆亿万元冥票，有风丝绒般吹来，那灰烬很是舞

蹈一番。这种无告的陌生竟伴着我那么多绝望和酸辛，但我却无埋怨恨它，反想到有一双厚实的黑手在抖擞着收取女儿送他的这一份殷实的家资。

人生真是一个过程。我是1969年认识父亲的，在这之前父亲的绰号叫跑毛蛋（沁水县十里镇方言，意指对生活不负责的人）。在这之后，我3岁，随母亲改嫁而来。母亲嫁时骑小黑驴款款地从田畦的小路蜿蜒而来，给满世界秋阳注一剂斑驳。父亲的兴致随驴屁股的一声疼痛而“得得”高昂，母亲的笑便暧昧得意味深长了。而一路的累乏，让我懒得兴致，也就是说，三岁的我还记不得多少当年的往事，只记得之字形的路走到天黑。父亲的家是一眼土窑，墙上的许多洞和地上的许多洞是老鼠的家。父亲后来用许多玉米芯塞住了那些洞，那些老鼠很是无奈地和人一样光明地在窑洞里生活了几年。这期间，父亲到太原的西山煤矿，为了像个男人一样活着养家，决定下坑。因井下塌方，俗世的父亲害怕把小命丢掉，脑袋冒出泥地的一刹那间，决定逃生。父亲黑炭一样逃回老家后，前后走了不到一个月，父亲的名声越发地败坏了。

这里我不得不说我的爷爷，爷爷是被远一些年扩军扩走的土八路，后来得益战争的最后胜利，身份转成了南下干部。正遇荒年，失去音信的奶奶无法养活父亲，作为对丈夫的报复心理，想把父亲丢在山里让狼吃了。

可想我那位后嫁走的狠心的奶奶和不留尾巴的爷爷。

父亲是被本家一位小爷从山里找回的。父亲的一生便是依靠这几位叔伯爷爷的呵护成长起来。父亲因了环境和山性而长成“三不管”式的人物，即：小队管不住，大队管不了，公社搁不住管。浪迹山野，直到后来老家懒小子层出不穷，我个人认为与父亲关系重

大。说此话时要是早两年，估摸着我屁股要落两巴掌。

父亲的家就是我后来的家。我的老家叫山神凹。这个名子需让我反复记起，它不仅是我父辈生存的地方，而且在抗战年代，是八路军的一个地下印刷厂。这在我另一篇文章中有大的叙述。我的家族本不姓“葛”，从祖坟的墓碑上刻的姓氏看是姓“盖”。姓氏的过程也得怨我爷爷。当时大字不识一斗的爷爷被扩军扩走时，有军人问，你们家姓甚？爷爷很光荣地喊姓“盖”（盖姓念葛）。那军人说，知道，姓“葛”。用毛笔工整写下。一个“知道”断了盖姓家族的香火，从此“葛”姓在山西十里镇山神凹广延。这大体可信，族人淳厚，还不大懂得“冒”姓。

老家没什么风景，有山。有人住的和羊住的窑。羊住的窑比人住的窑大，因羊多而人少。羊多，族人便穿生羊毛裤、生羊毛衣。父亲因此而会织毛衣，现在的男人对此狗屁不懂。逢年过节家穷买不起鞭炮，父亲领人到山和山的对顶上甩鞭。牛皮辫的长鞭，长鞭一甩，因山大人少，回声也大，脆生生漫过村庄直铺天边。天边并不能看真，支棱着耳朵听，从另外一座山顶上，传来回应，生生的，凝成千百年一气，滚滚滔滔。山里人兴奋得激动出窑，听我父亲隐隐然鞭斥天宇的响彻，能把你的心吞得干干净净。这种甩鞭和赛鞭过程，要延续过正月十五，十五过后老家的山上没什么内容，赤条条地与荒漠的群山对峙。荒山沟里，父亲开始了他生长期的旺盛。

父亲是一个高智商的人（用现代的话说）。他不太懂音乐，但是他夏天打一条蛇，从马尾上剪一缕马尾，再从大队的仓库里偷一段竹节，三鼓捣两鼓捣，一把二胡从他手上流出了音乐。他不懂宫、商、角、徵、羽，更别说现在1，2，3了。窑中一盏豆油灯，

一窑光棍汉们。父亲擦一把脸，憨厚地笑一下，挽起袖管，从窑墙上拿下二胡，里外弦一个扯，就这过程已有人对父亲手头这把民族乐器投来羡慕的目光。而真正的艺术，在父亲的手上，还没有扯开弓拉出声响。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不是那种龙飞凤舞的，一溜儿正楷。今年回乡，见族人的炕头上依旧有父亲的笔迹，想取来存放，但细思没什么价值，毕竟父亲的字不成体，对付的也只是乡人，还不如留绝笔于炕头让族人思绪。但是，父亲的出名好像不仅是这些，从小掏鸟蛋，大一点抓蛇，再大一点摸鳖。他一上午能摸一木桶鳖，用铁锅煮了让光棍汉们一起吃。他说，现在人吃鳖，大补，狗屁！我吃一辈子鳖，把十里河的鳖快吃完了，也没补出名堂。十里河的鳖从父亲开始吃后，渐少，与父关系重大。父亲玩蛇能把蛇玩到神奇，让它走它才敢走。但是玩过的蛇，父亲从不打死。我至今不清楚这种吐纳百毒的长虫，为什么在父亲的手里就卑躬屈膝得如此无奈。那个年代，父亲的故事频繁。那是个没有法制的年代，强悍与苦难汇合让父亲野出了风格。我的叔伯爷爷们好不容易为他讨来一房媳妇，希望他从此收心。但父亲的手大概不是吃素的，三拳头两拳头，便演义了一出“孔雀东南飞”，从此父亲一生大释放到顶点。

父亲真正能够充其量称“父亲”的时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我的母亲改造了他。我个人认为，其实男人们都很不错，关键是派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去“克”服他。我有缘结识父亲是我的幸事，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很达观的东西。父亲的诚恳和逼真和来自大自然野性的浪漫，在我身上不时起着化学反应，以致我在最痛苦的日子里，还幻想着一种痛苦的美丽，有父亲言传身教的风范。父亲多半不会在痛苦面前洒泪悲叹，寻死觅活。他的思想散漫得很阔，人生